

●华严女士出身名门，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的孙女。相夫教子之余，她成为台湾著名言情小说作家。她的小说温婉而智慧，四十年畅销不衰。当年，胡适是她的忠实读者；后来者李敖望其项背，赞叹她和她的作品「风华绝代」。

严

燕双飞



人民文学

慧眼
慈心
妙语
温情

华严知性情感小说



I247.5/1452

2008

燕
双
飞

李
敏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07 - 193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燕双飞/华严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1
(华严知性情感小说)
ISBN 978 - 7 - 02 - 006406 - 9

I. 燕… II. 华…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7430 号

责任编辑: 侯群雄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校对: 李光敏 责任印制: 张文芳

燕 双 飞

Yan Shuang Fei

华 严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69 千字 开本 800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978 - 7 - 02 - 006406 - 9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人 贵 踏 实

——出版感言

华 严

包括《智慧的灯》在内,我的十余部长篇小说先后流向大陆,或由出版社接洽出版,或自有疏通管道。当我见到封面不一样的版本,总是万分欢喜。本来,中国笔和中国心永恒不变,所有的叨絮和悬念也都是萦绕着中国人的心声和心情,能得到同种、同文同胞的共识、共鸣,进而共发寻觅智慧和感悟的热诚,是我一心最大的企盼和目的。

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在广州举行华严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来自台湾、香港、福建、广东、上海、北京等地的五十多位学者专家齐聚一堂,交流了二十多篇论文,其后广东花城出版社和台湾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各出版了一本《华严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我向来没想到自己的作品值得受到那样的赞美,更感喜慰的是:由我首创的《神仙眷属》等四部对话体长篇小说,特别受到瞩目和赞扬。会上有大陆学者提及我的作品销售量登不上“排行榜”,为我感到不平。我自己清楚,那是我十八年前所写的《弃猫徙迁》带来的后果。那时,我出版了十七部长篇,

经过多少次的再版,活版印刷的铅字开始磨损,出版社不曾及时为我改为平版印刷,我便转入另外一家出版社。因为不想伤及任何人,我以幽默的口吻把自己喻为“弃猫”。事实上我的作品一向畅销并长销,为自己开个玩笑不必担心有人误会。就像有一次我被邀参加一场盛大的颁奖典礼,当被问到我这平素足不出户、很少和人交往的人,为什么居然出现在如此大集会中,我回答我是想出来打一些知名度,台下立时发出哄堂笑声。海峡两岸经过长时间的全然阻隔,我这卖弄幽默的说词才有被误解的情况发生。这使我想到了:人不论任何时刻,都应该实话实说,即使是你不好意思说的话,应该坦白时就得坦白。要切记,只有真才是做人最好的策略。或以为利用俏皮话可以圆场,俏皮话是自信和自负的副产品,当你自信满满、充分自负,你的视野就怕蒙上尘雾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把我的八部长篇小说组合为“华严知性情感小说”,定于二〇〇八年一月在全国推出。这仿佛我在那无边无涯的锦绣大地游闯多时,如今更见展现前路的平坦大道,我可以张开双臂、迎着和煦的阳光向前奔跑。夜色低垂,万家灯火的时分,如果还能见某个小角落,某一位同胞姊妹或兄弟翻开我的作品,和我静悄悄地做着会意交心的晤谈,那种感受和感动,必将是我永远无法忘怀的。

华严知性情感小说(八种)

智慧的灯

每个恋爱中的少女都是一盏智慧的灯,能照见一切。小说描写了一对聪慧的大学生相识、相知、相恋,最后却分离的故事。纯情的爱,美好的时光,生命的大智慧、大彻悟,尽在作者笔下。这部小说出版后,短短时间内再版七次,使华严一举成为台湾畅销言情小说作家。

生命的乐章

美丽纯洁的郭诗梅家道中落,在柳庄做家庭教师,与主人柳绍宗相恋私奔。两人的感情历尽周折,柳绍宗又因事故而身体残疾,变得自卑多疑,郭诗梅百般忍耐,柳绍宗仍不能自拔,最终自杀身亡。生命的大欢喜、大悲哀,莫过于此。

七色桥

黄洛天回国寻找未曾见过的亲生妹妹,与昔日恋人穆长慈重逢,无意中揭开穆公馆多年的情感恩怨。经历了复杂的情感纠结,黄洛天终于找到妹妹,已经嫁为人妇的穆长慈也冲破重重阻力,与黄洛天结成美满姻缘。幸福生活即将开始,新的灾难却又降临。

和 风

陆颂白相处多年的女友陶玫宜因多疑猜忌，赌气嫁给他人，陆颂白陷入痛苦之中。此时，弟弟的家庭教师、沉静而美丽的夏浣青走进了陆颂白的世界，两人日久生情，结为夫妇。但是，当得知陶玫宜离婚回国，陆颂白的感情天平又失去了平衡。

镜 湖 月

兰歌在美国遇到哥哥的朋友秦亚蓝，正当爱情朦胧时，两人失去了联系。后来兰歌认识了任向德，即将谈婚论嫁之时，美貌热辣的宋绮凡出现了，她夺走了任向德。兰歌经历了情感和生活的万般艰难，与秦亚蓝再度聚首，两人能否旧情重续，鸳梦重温？

花 落 花 开

史兰祥和费凡若的婚姻破裂，史兰祥心系一双儿女，对未来的生活顾虑多多。邻居夏海默父子和他们共同经历了许多烦恼、尴尬、忧虑，最终组成了幸福的一家；费凡若远去异国，后来身患绝症，怀着复杂的心境离开了充满爱怨的人世。

明月几时圆

当红作家万朵红有一个令人称羨的幸福家庭。然而她并不知道，丈夫向宇歌在美国时曾与好友的妻子一夜风流，有了男孩雨安。雨安的母亲去世，他回台湾来投奔父亲。矛盾从此而生，每一个人都经受了情感和理智的万般折磨。

燕 双 飞

一对美丽的孪生姐妹，姐姐聪明固执，徘徊于爱的边缘；妹妹热情纯洁，敢爱敢恨，却成为各种观念、利益的牺牲品。姐妹俩各自演绎了一段是非纠缠、恩怨交织、凄美动人的情感故事。



华严女士，本名严停云，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先生的孙女。福建闽侯人，一九二六年生于福州。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九四八年去台湾。一九六一年出版长篇爱情小说《智慧的灯》后一举成名，之后创作不辍，已出版长篇小说及其他作品集二十余部；有十二部长篇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由秦汉、归亚蕾、恬妞、萧蔷等明星主演。

一九八一年，华严女士获世界艺术文化学院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这是春暖花开的四月初，华开妍从南部回到台北。午后的天空飘着迷濛细雨，她下了旅行车，口袋里掏出手帕抹一下脸上的雨珠。大厦的管理人员见了她，说声华老师你回来啦。她笑着对他点点头，电梯前按了一下电钮，电梯门开了，她踩了进去；第六楼出来，走到家门口。取出钥匙开了大门。进了门厅，手中的轻便行李放在地上，脱了鞋子，叫道：

“妈，承妍，我回来啦！”

母亲不在她的卧室中，也不在厨房里，华开妍走进她和双胞胎妹妹同住的房间，华承妍睡眼惺忪地从床上坐起来，说：

“姐姐，你回来啦！”

“承妍，你怎么还在睡觉，妈呢？”

华承妍眼睛半闭半睁的，一手掩着嘴巴打了一个呵欠：

“她吗？她走啦。”

“走啦？！‘走啦’是什么意思？今天星期天，你说她是上超级市场或者……”

“不，她不是上市场，也不是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她是离开我们了。”

“离开我们？她离开我们到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她没说。”华承妍摇摇头，手背在眉眼间横抹了一把。

华开妍一把抓着妹妹的手：

“你怎么会不知道？她走，一定会告诉你些什么，比方说，她上哪儿去，她为什么走，她什么时候回来……”

华承妍又摇摇头，推开脚上的薄毯子从床上下来。

“你们春假旅行怎么样？好玩儿吗？”

“承妍，我在问你妈妈的事呀！”华开妍皱着眉。

“妈妈吗？我想她是再也不会回来了。”

“那怎么可能呢？她爱我们。还有，我走的时候她还说这几天她特别忙，公司里有很多事情要她自己料理。”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她告诉我的是：她有非常重要的事得离开台湾，她是万不得已的，说我们都这么大了，可以好好照顾自己。”

“她……是哪一天走的？当她告诉你她要走的时候，你应该挂个长途电话让我知道呀。”

“让你知道做什么？难道你能够留得住她？而且，她……她是说走就走，什么也没带。和我说了几句话，就像平常出门那样去了再也不回来了。”

“你说她什么也没带？”

“是呀。”华承妍思索着，“对了，她带了一个小箱子，还有她的手提包，然后……”

“然后怎么样？”

“对了，那时候……她和我正要吃中饭，她还教我怎么炒



牛肉,我把牛肉炒好端出来放在桌子上。她吃也没吃,说她得走了,一时不会回来。说……说有人问的时候只说我们不知道她上哪儿去。说……说我们这幢房子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最好搬去和爸爸他们住在一起……”

“她是哪一天走的,承妍?”

“我……我想想看……”华承妍歪着头,“她是你……你走后的第二天,……不,或者是第三天……”

华开妍蹙着双眉:

“承妍,最低限度你要让我早点知道这件事情呀!”

“那又何苦来,你一天到晚那么忙,好不容易有个假期去旅行,我忙着把不愉快的消息告诉你做什么?”

“我知道了可以立刻赶回来,然后想法子找妈妈。”

“妈说,我们千万不要找她。……哦,对了,她留了几个字给你,我把它放在你的书桌上。”

华开妍跟着华承妍到书房取得那字条,上面的笔迹十分潦草,有好几个字她几乎辨认不出,文句也不完全,不像母亲平常所写的。但母亲的意思她了解:为了情况“十分窘迫”,她只好“匆忙”地走了,要她们“放宽心”、“好好照顾自己”,对“公司”和“外面的人”不必多说话,千万不要找她,时候到了,她自然会和她们联络……

华开妍眨着眼皮猛咬着下唇,一周来载奔载跑的两条腿忽然载不起她那苗条的躯体,整个人疲疲软软地落在椅子上。

华承妍纵身一跃坐在书桌上面,一旁纸盒子中抽出一张面纸在眼睛、鼻子上抹了一抹:

“爸爸昨天一大早给我挂了个电话,说……要我们搬去和

他们住在一起……”

华开妍双目呆愣地凝着，默默不出声。

华承妍红润的小嘴又那么一瘪：

“老实说，我不愿意到他那儿去，我不喜欢吕示梅，也不喜欢她的蓝天问和蓝天语。我情愿和你两个人留在这里。但是爸爸不答应，他说两个女孩子没人照顾他不放心，天知道他说的是什么真心话，如果他真的爱我们，当初他为什么为了吕示梅的缘故不要妈妈和我们？”

华开妍一手扶着额角，闭上涌满泪水的眼睛。

有人敲书房门的声音，华开妍睁开眼，门旁站着的是妹妹在英语补习班里认识的男朋友展以恩。他见了华开妍，爽朗地笑出一列洁白的牙齿：

“嗨，开妍，你什么时候回来啦？”

华承妍见了展以恩，笑嘻嘻地从书桌上跳下来走到他身边，说：

“我知道你为什么又回来，来领你的皮夹子和钥匙，对不对？”

展以恩连忙看一眼华开妍的脸孔，看她并没在她那和华承妍同样明亮，却多了万般精灵的眼睛中添了什么神色。笑了笑，对华承妍说：

“可不是，八成被你藏起来，是不是？”

华承妍笑着一手点一下自己的鼻尖：

“我藏你的钥匙和皮夹子？我发疯啦？你自己有多糊涂自己不知道？”

展以恩也笑着：



“好吧，算我糊涂。把东西还我。我到了家门口才发觉我把皮夹子忘了哩。”

展以恩拿了皮夹子和钥匙，对着华开妍手一挥，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问华开妍道：

“旅游愉快吗？”

又问：

“你是几个朋友自己去玩的呢，还是带了你们那些大男孩学生去的？”

又问：

“都去了些什么地方呢？”

皮夹子和钥匙在手中摇晃得叮叮当当的，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

“很难过你们母亲走了，她那么匆匆忙忙地到哪儿去了呢？”

展以恩走了。华开妍皱着眉：

“承妍，你把我们家的钥匙给了展以恩啦？”

“那是他自己家里的钥匙呀！”

“我是说你早把我们家的钥匙给他了，对不对？”

华承妍睁着大眼睛：

“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不知道？你没给他钥匙，刚才没人替他开门他怎么进来的呀？”

华承妍双手蒙着脸孔，眼睛从指缝中看出来，怪不好意思般地嘻的一笑：

“算你聪明，我是给他了。”

华开妍沉着脸：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为什么不可以？他家里很有钱，不会来偷我们东西的。再说，我们也没有东西怕给人偷，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对了，而且那把钥匙妈不用了，交给我。我留着也只是留着，交给展以恩免得他来的时候我还要替他开门嘛。”

“他前后用过几次这把钥匙？”

华承妍两道弯弯的眉毛向上一扬：

“什么人去算嘛。”

“他的父母呢？”

“都出国开会观光去啦。”

“那么……”

“他晚上都来我们家陪我。”

“什么?!”

“你怕什么嘛!”

华开妍嘘了一口气：

“承妍，你难道不知道你不可以这么做?!”

华承妍斜抬起眼梢看姐姐：

“为什么?”

“因为……”华开妍打住了，举起的一只手放了下来。

华承妍翻一个白眼，一副怪姐姐不了解她的苦衷的表情：

“妈走了，你又不在家，我……一个人多寂寞，夜里好害怕，展以恩好心来陪我，不然你说我一个人怎么办?”



“问题就在这里，展以恩是一个男孩子……”

华承妍打断姐姐的话：

“是呀，他当然是一个男孩子，他是我的男朋友嘛，你难道还要他是个女孩子不成？”

华开妍摇摇头：

“唉，承妍，你现在是故意和我开玩笑不是？他是一个男孩子，你是一个女孩子，你们还没有结婚，你怎么可以让他来家里陪你过夜呢？”

“你的意思我们应该早点儿结婚？！”

“我不是这意思，我只是说你们还没有结婚，你这么做惹人笑话，给自己添麻烦！”

“惹人笑话我不管，添麻烦？你说我会给自己添什么麻烦嘛？”

华开妍吸了一口气，吞咽下一口口水：

“男孩子……男孩子他们和我们女孩子不一样，他们比我们冲动，会……主动地想做一些事，然后……”

“不，姐姐，以恩他很乖，什么事情都听我的指挥。”

华开妍真不知道要怎样向妹妹解释下去，书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华承妍拿起听筒，说了两三句，把听筒交给华开妍，说：

“是爸爸，他要和你说话。”

华开妍对着电话听筒叫了一声爸爸。那边华得实声调平缓的：

“开妍，你回来啦，你妈妈离开你们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

“我们……不知道，承妍说妈妈没跟她说什么。”

“她没跟承妍说什么我是了解的，你呢？她和你两个人可以说相依为命，难道事先没和你商量吗？”

华开妍不回答父亲的问题，只说：

“爸爸，承妍说你要我们搬到你们那儿去，你是……真的希望我们去和你们住在一起，还是你认为你应该这么做？”

华得实叹了一口气：

“开妍，我当然希望你们能够回来。我想念你们，……这些年来，虽然我们也有见面的机会，但是，我总希望我能和你们团聚在一起。”

“你……你想……我们管她叫吕阿姨的那一位，她会怎么说？我相信她会不习惯，家里添了我们这两个属于她丈夫前妻的女儿吧。”

“不，开妍，她不会的，她心地非常好，我和她结婚到现在十多年了，知道她非常喜欢你们，同样的，她的两个孩子，我也看他们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

华开妍沉着一口气：

“也许你这两个儿子会不习惯，家里凭空冒出来两个根本不是他们姐妹的姐妹！”

“这只是你自己那么想，开妍，蓝天问和蓝天语近来和你们见面的机会虽然不多，但是他们出国留学以前，你们就已经认识了。你认为他们是……是那种不明事理的人吗？”

“我没有注意，爸爸，我一向没有时间和精神注意那些和我没有关系的人。”

华得实叹了一口气：



“开妍，你是不是和你妹妹一样不愿意回来和爸爸住在一起呢？”

“不，爸爸，我们是没有选择的。当年你离开我们，我们伤心，但是不能不接受那个事实。现在我们已经学会如何在没有你的情况下过生活了，如果你为了我们的缘故勉强你自己，我想那是不必要的。”

“开妍，你说话的口气真像你妈妈，我以为这些年来我们之间的关系总算很不错……”

华开妍打断她父亲的话：

“那是因为经过这些年来，你终于了解你误会了妈妈。妈虽然受你的伤害那么深，但是她毫无怨言。这种情况下，我们之间‘关系不错’，应该算是谁的功劳呢？”

“这些话都是你妈妈嘴里所说的。是吗？”

“不，妈妈向来不说一句你和她之间的种种。自从我懂事到现在，我在你们身边用眼睛看，耳朵听，脑子想。爸爸，不用什么人多说，我早就十分清楚了。”

“你一定认为一切都是我的错，家里的大坏蛋是爸爸。唔？”

“爸爸，你过分沙文主义，男性中心；妈妈为了承继外公的家业在公司里工作，你也不赞成……”

华得实连忙说：

“我不是不赞成，我只是……”

“你只是相信妈妈想利用工作的关系和白无尘重拾旧好？”

“开妍，关于这一点，我承认我是误会了你妈妈。那是我